

沙头空照征人骨 ——北宋诗书之将刘平事迹钩沉

◎陈峰



96 9年前的年初，也就是宋仁宗康定元年（1040）元月间，正是黄土高原一年里最寒冷的时节，在今天陕西延安城西北不远的三川口，风雪交加中，万余疲惫的宋朝军队中了西夏主力的埋伏。激战三天后，除少数人逃脱外，其余人马全部覆没。随之，西夏皇帝元昊乘胜挥师东向，围攻北宋西北军事重镇延州城（今陕西延安市）。幸而大雪不止，延州城垣布满了冰霜，实在是严寒难耐，夏军无法得手，才被迫撤退。

战报传至京师开封，宋朝君臣为之震惊，因为自一年前对夏战争爆发以来，虽说在战场上接连失利，但尚未出现如此惨败，特别是两员统军大将刘平与石元孙也陷没沙场。震惊之余，又接到逃出来的监军宦官黄德和的一份奏报，指控刘平降敌，这在一贯讲求忠君气节的本朝眼里，实在是罪莫大焉。朝廷遂立即调发禁军包围刘家，将其家属收押，并命御史文彦博等人前往

审讯。一时朝臣们议论纷纷，不过，大多数文官向来不信任阉竖之人，还是希望掌握实情，于是又派出专人赴前线查访。

不久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刘平属于战败被俘，最终还因“骂贼”遇害，这自然是忠臣应有的结果。于是，诬陷者黄德和成为这次败绩的替罪羊，被勒令腰斩处死，刘平家属获得释放。随后，刘、石两位将军的忠勇事迹得到朝野的高度评价，获得诸多优厚赠典，封妻荫子，其中刘平被迫赠朔方军节度使兼侍中，谥号壮武，其妻赵氏获封南阳郡太夫人，刘氏子弟中凡有官位者都获得优先升迁，无官名者则都予以录用。须知，从二品的节度使乃当世武臣名位的极致，俸禄甚至优于宰相，侍中原本是唐朝三省之一的门下省的首脑，最初为宰相之职，以后直至宋代都是高官大臣才能拥有的隆高虚衔，更不用说刘平的家人子弟也因此获得优抚。当年名将杨业

父子英勇抗辽，战死疆场，其功业几无可匹敌，事迹惊天地泣鬼神，也不过如此，是故刘平理应死而无憾了。然而，熟悉本朝军政界瓜葛的人，也许还要为刘氏鸣不平，因为这位死难将军原本是朝中一名前景看好的文官，若非意外踏入军旅，也不至于最后连尸骨都找不到。

—

刘平是一位经历颇为奇特的将官。他生于开宝六年(973)，即宋太祖开国后的第十三个年头，家在京城直辖的祥符县（今河南开封）。其父刘汉凝是一名行伍出身的武官，曾追随宋太宗亲征北汉，因连克两城而立有军功。在宋真宗景德元年(1004)，曾奉命以北边巡检的身份率军配合大将荆嗣，在莫州（今河北任丘北）一带阻击过辽朝南伐大军。澶渊之盟签订后，宋辽休战，刘汉凝才被调回内地，以后出任淮南西路兵马都监。这得说明，宋朝除了京师开封驻扎重兵外，其余军队主要集中在河北、河东和陕西前线，内地各路驻军不多，因此刘都监在淮西统领的兵马数量有限。刘汉凝最终的头衔是正七品的崇仪使，只能勉强算是中级武将。

刘平出身将门，虽受家庭环境熏染，自小练就过人功夫，能骑善射，并形成了“刚直任侠”的秉性，但却没有走大多数将家子弟随父从武之路。显然，他深刻理解了朝廷倡导“崇文抑武”的决心，意识到靠武勇出人头地的时代已经过去，于是志在科举，发愤读书，而将荫补低级武职的机会让给了自家兄弟。

景德二年，刘平在33岁时科考中举，虽说算不上少年得意，却已大大超越同类，跻身士人行列。唐人即有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的说法，这种情形在宋朝仍大致依旧，时人称“焚香礼进士，撤幕待经生”。还有自唐代以来惯例，便是科场出头者都极重同年之谊。刘平的同年进士共有247人，其中状元李迪最终做了宰相，探花李沆成为枢密院长官，还有宋哲宗朝宰相和大史学家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等人。日后，同年中多位当权者的确对刘平多有关照。

宋朝官场最重科举，由此入仕为科班正途，

公卿大臣几乎皆由此出，甚至平民子弟也能因此晋身宰相，而其他的官僚子弟荫补、吏员出职以及军功之类途径，都属杂班，其升迁远不及科举出身者。刘平生逢其世，既把握准了方向，随后便一路坦途。

刘平做的第一个官职是从九品的无锡（今属江苏）县尉，专责本县治安。无锡属太湖流域县份，本居朝廷财赋要地和富饶之区，但当时却从浙西流窜来一伙大盗，为首者善使长枪，诨号“刘铁枪”，搅得四乡不宁。元旦之日，刘平去县衙拜访知县，不曾想昏聩的知县竟摆出上峰的架势，坐在椅子上慢待众人。刘平原本就看不上这位考经书出身的老朽，再遭到如此待遇，刚直率性的脾气哪里受得了，当下就冲上去将知县拉下坐椅，痛殴一顿，全然不顾惊慌失措的同僚劝解。当大伙匆忙救走长官后，他却从容回家，还酣饮至醉倒，竟不把发生的事放在心上。消息传出，满城的人议论纷纷，有说刘县尉胆子太大要倒霉，有说以后盗匪如何应付。“刘铁枪”一帮人闻知，更肆无忌惮，结伙到城外市场聚众喝酒。不料想，刘平早派人暗中一直跟踪，故及时获悉了强盗动向，他立即带领手下弓手将对方包围。刘平一马当先，亲手挥斩酩酊大醉的“刘铁枪”与五名骨干，随之将其余二十多人收捕。由此可见，青年时代的刘平胆气逼人，敢作敢当。事后，知县将他平贼和殴打上司的事一并汇报朝廷。想必是解除了难缠的地方祸端，所以负责本路民事财政的长官——转运使对刘平评价颇高，便予以荐举，结果他不仅没有倒霉，而且因功获得提拔，升任开封府内的鄆陵县（今属河南）知县。这倒确是少见，素来注重礼法的朝廷没有追究其以下犯上之罪。

在地方官任上，刘平还有机会显示超常的应变能力。不久，他调任南充县（今四川南充市）知县，又奉命以泸州（今四川泸州市）代理知州的身份率三千士丁，击退周边夷人部族的进犯。

大约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(1015)，刘平因父亡而解官奔丧。在返京途中遭遇十余匪徒抢掠，他操弓连发，当场击毙三人，其余惊骇逃散。刘平的强干作风和事迹，引起大臣的注意，故相寇准还亲自向朝廷举荐。于是，他被正式提拔为

泸州知州,其官衔也迁为正八品的殿中丞,夷人部族慑于他的声威,都不再敢侵扰生事。

翌年,刘平调任内地州郡。赴任路上,先行的家人再遭盗贼抢掠,他因未能同行而无可奈何。好在他为官清廉,行囊有限,只失去一把银扣长剑和一条值点钱的腰带。

天禧元年(1017)五月间,刘平奉召入朝,出任正八品的监察御史。依本朝规矩,监察御史是朝廷最高监察机关的御史台的官员,官阶虽不显赫,但肩负监督弹劾百官之责,从来受到天子和朝臣的重视。初任言官,他就勇于论事,直指弊政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两年后,刘平兼任三司盐铁判官,也就是获得中央最高财经机关的兼职。三司下辖户部、盐铁、度支三部,判官属各部的副职,权责也不算小。当年,他又被选为出使辽朝的贺正旦使臣,代表本朝持节出使辽国祝贺新年。就在天禧四年(1020),他迁任从七品的殿中侍御史之际,几年前抢劫其家属的盗贼被抓获,失去的两件物品退了回来,天子获悉案情后,对其清廉颇为赞赏。

从政十四个年头,从地方到中央,阅历已不算浅,而47岁正是精力旺盛之时,加上有皇帝的好感,于是刘平放开手脚,不避权贵,数次上疏批评朝政。但因此得罪权相丁谓,从此埋下倒运的种子。

据记载,宋真宗因赏识刘平才能,打算重用他。善操权术的丁谓却找机会对皇帝说:刘平是将门之子,素来知兵,若派他到西北统军,足以克制党项。丁谓的这番恭维言语,其实暗藏算计,不仅当即打消了天子的念头,以后也断送了刘平光明的文官前景。

宋真宗晚年多病,大概患有中风偏瘫症,故时常不能理政,丁谓遂与刘皇后结为内外同盟,党同伐异,将复职不久的宰相寇准和继任者李迪先后排挤出朝,就此把持朝政。寇、李二人都与刘平有关系,一位曾是保人,另一位则是同年,可谓其朝中奥援。靠山倒了,其官运自然不畅。当陕西转运使出缺时,刘平虽获得委任,但不久就因与副职发生不合,被贬到襄州(今湖北襄阳)做知州。

乾兴元年(1022)二月,宋真宗病死,年仅十三岁的独子即位,是为宋仁宗。由于新皇年幼,刘太后便顺理成章垂帘听政。这位原本蜀中舞姬出身的太后,虽出身卑微,但凭借美色和过人的心计,专宠后宫多年,在宋真宗晚年已掌控宫中实权。不过她却有一大憾事,就是不能生育,最终只得将李姓宫女刚出生的婴儿收在身边养育。为使唯一的皇嗣绝对孝顺自己,她除了严令宫人、宦官不得议论小皇子身世外,更采取了严厉的教养手段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宋仁宗被调教成十分温顺的孩子,对母后相当敬畏。

刘太后垂帘之初,朝中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斗争。首相丁谓弄权多年后,结怨甚深,大失人心,已成为政治包袱。于是,当参知政事王曾密奏丁谓与大宦官雷允恭勾结及专权不法时,刘太后便抛弃了昔日的盟友,下旨将丁谓及其党徒贬逐出朝。朝堂风云变幻之际,对身处襄州的刘平而言则是拨云见日。他先是被提拔为从六品的侍御史,此官在御史台是仅次于长官御史中丞的职务,又可接近天子。次年,也就是天圣元年(1023)初,再被征召回朝,恢复三司盐铁判官的差遣,时任三司长官的三司使李谘,正是刘平的同年故交。看起来,他在年过半百时好运仿佛又都回来。

有道是运道不定,命运无常。当年六月间,对夏前线的环庆路副都部署田敏,因故免官。距开封几千里外的这次武官人事变动,原本与刘平扯不上任何关系,但不知是何人何居心,又以何种方式提醒垂帘太后,在商议接替人选时,让刘太后想到昔年丁谓对先皇夸赞过刘平的浑话。于是,朝廷下诏令刘平由文官改换武职,从侍御史、盐铁判官转为衣库使、环庆路兵马钤辖,兼任邠州(今陕西彬县)知州。依照惯例,衣库使名为负责内廷衣库,其实只是复杂的武职阶官之一,官衔不过正七品。钤辖才是差遣带兵的实职,但级别却低于副都部署。事实上,受当时文尊武卑风尚的影响,文官少有从武的意愿。总之,在朝臣眼里刘平新任官位,比之于原来职务要差得多,也与其本人多年的夙愿相悖。从此,

他无奈脱离文士圈子,踏入武人行列。

邠州地接对夏前线,沿边又有许多归属的羌人部族,故武装冲突在所难免。以刘平的出身性格来看,绝非无为怕事之辈,因此很快就适应了新的角色。当时,明珠、磨糜等部落反复无常,不仅首鼠两端于朝廷和西夏之间,有时还协助党项人骚扰边境。为了稳定边防,刘平大胆潜师出击,杀伤其数千人,遂收服诸部。之后的几年里,他又先后调任鄜延路、泾原路兵马钤辖,仍在西北前线统军,也有值得称道的业绩。

大约在天圣六年(1028)初,刘平以泾原路钤辖的身份兼任渭州(今甘肃平凉市)知州。渭州乃军事重镇,防守职责甚重。就在刘平打算进一步施展拳脚之时,老冤家丁谓的门徒胡则出任陕西转运使,成为他的上司。早已心存积怨的刘平,哪里还能忍受下去,于是上奏天子,抨击胡转运为丁党余孽,并表明自己素与丁谓不合,担心受到其余党报复。当是之时,失势的丁谓已沦为阶下囚,其党羽也都声名狼藉,因此刘平的奏疏很快得到回复,他被调往内地的汝州(今属河南),胡则也被免除陕西转运使的差遣。

刘平到汝州上任不久,又改任淮南江浙荆湖六路制置发运副使。此职是朝廷负责漕运管理的副长官,衙门设在真州(今江苏仪征)。很快,当政者就意识到理财非其所长,所以他仅走了几个驿站,便接到新任命状,改任雄州(今河北雄县)知州。

雄州位于河北对辽最前线,辖区不大,但军事防务十分重要,宋初以来,知州一职都由武将出任,通常还兼任缘边安抚使,即负有处理边界事务职权。刘平在此做了四年郡守,好在当时朝廷与辽朝关系正常,边境无事,他除了解决本地民事问题、提出防御建议外,重点在于侦查辽国各种情报,及时上报中央。明道元年(1032),他的加衔从刺史升为团练使,改任成德军(今河北正定)长官。

次年,专横的刘太后在垂帘十二年后死去,宋仁宗亲政。正是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,专制时代的政治法则一贯如此,缺乏远见的人迟早都要自食其果。一时朝堂上再度发生重大人事变动,逢迎追随太后者大多被驱逐出朝,而另一批人得到

重用,其中包括刘平的同年故交李迪、李谿等人都入主中枢。于是,刘平从武以来的官运转眼就顺畅起来。

在来年的一年间,也就是景祐元年(1034),刘平先后官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,加衔也从团练使迁为防御使,并先后差遣定州(今属河北)知州、环庆路副都部署。须知,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都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军职,当时被称为“管军”,其中后一职务,又是禁军三大统兵机构之一的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第三把手,官阶从五品。

自宋太祖“杯酒释兵权”后,本着分权和抑制的原则,禁军主帅职务——殿前司正副都点检、侍卫亲军马步军司正副都指挥使等,已不再轻易授人,侍卫亲军马步军司也逐渐一分为二,被肢解为马军司、步军司两个机构,形成鼎足三立的禁军统军三衙,分别以正副都指挥使、都虞候为管军将帅。到第三代的真宗朝以来,三衙都指挥使因地位显赫,故间或缺位,又将低一级的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升入管军之列。

当然,刘平获此委任,是不用到京师就职,但却标志其军中的地位。至于防御使,则是本朝武将特殊官衔序列中的一级,属中高级武官加衔。定州是河北对辽防御体系的战略中心,重兵云集,从来都是大将高官坐镇,是故定州知州为刘平此次最重要的差遣。

这里还得说,按宋朝官场规矩,官衔仅表示地位和俸禄的高低,但并不反映职权所在,差遣才是实际掌握的权责,因此宋人重差遣而轻官阶。像欧阳修、苏轼曾分别官居兵部尚书、礼部尚书,却从不理兵部和礼部里的公务,而是分别差遣到青州(今属山东)、定州做知州,青州和定州衙门才是其实权所在。

在刘平赴定州上任时,宋仁宗对身边臣僚感慨地说:刘平,真所谓诗书之将也!天子金口玉言,颇有倚重刘平这位儒将的意思。同年,当元昊骚扰边境后,他又受命接任环庆路副都部署。临行前,宋仁宗亲自在宫中召见了刘平,交谈之下,对其将略颇为赞赏,称道:“知卿有将略,故委以边寄,卿其勉之!”表达了朝廷对他寄予的厚望,并当下赏赐铜钱百万。



人得意时不免忘形,刘平一朝发达,竟有些把持不住自己。在环庆路就职期间,一次他喝醉了酒,兴头上不顾禁令,命手下破开武库的铁锁,入库翻看兵器甲仗。本朝最忌动武兵变,平时各地的甲仗库都是紧锁大门,只有战时方能开启动用。陕西转运使苏耆获悉,立即奏劾刘副部署乱纪,监察机关的言官接着弹劾。他当年也做过御史,自然熟悉这套路数,所以反复自辩,但最终还是被罢免了步军都虞候的军职,调任同州(今陕西大荔县)知州。当时,李迪遭到首相吕夷简算计,已离开次相之位,好在李谔升任知枢密院事,此职与枢密使同为枢密院长官,因此中枢格局对刘平不会有太大影响。

不久,刘平上疏陈述御边方略,得到天子召见。宋仁宗显然对他仍存好感,于是恢复其管军官衔。随之,改任澧州(今河南濮阳市)知州、沧州(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)副都部署。

历练政坛多年后,当年直言弊政的刘平已发生不小的变化,年近花甲的他也熏染了官场的一套权谋,必要时也迎合朝中权贵,因为下属官员的前程皆操于其手,真是一言可废,一举可得,荣枯两重天。景祐三年(1036),代理开封府知府范仲淹不满首相吕夷简多年主政,致使朝政积弊丛生,遂连续上书天子抨击吕氏专权。吕夷简素受宋仁宗信赖,亲信故旧又遍及朝廷要津,敢于附和批评者只有余靖、欧阳修等几位文官,因此范仲淹自然遭到打击报复,被贬黜出朝。当官员们群起围攻范仲淹之际,身在河北军营的刘平也乘势投机了一把,他上书攻击范仲淹诋毁大臣,又有越职行为云云。显然,此举属讨好当权者的行为。果然,随后他迁官殿前都虞候,并改高阳关(今河北高阳县以东)副都部署。

三

宝元元年(1038)十月,蓄谋已久的元昊抛弃了宋朝封与的各种官爵,在兴庆府(今宁夏银川市)正式称帝。十二月,西北前线才将噩耗报送到开封。面对这一事实,君臣不免感到愕然,因为就在三个月前,朝廷才处理完一件涉及元昊谋乱的棘手事件。此事原委大致是这样:

是年九月中,元昊的一位堂叔赵山遇派人到金明寨(位于今陕西安塞县东南,延安市以北)请降。据来人说,元昊不久前召集境内部族首领聚会,商议分兵三路伐宋,凡有人提出异议,立即遭到杀戮。赵山遇因曾数次劝谏过元昊,惧怕被杀,所以打算归降朝廷,并愿意提供西夏内情。随之,赵山遇又与驻守金明寨的守将李士彬约定,由他率妻儿亲属数十口及所属部落来归,并将自己积存多年的大量珍宝寄放在李士彬处。

然而,当西夏降将举族抵达保安军(今陕西志丹县)时,该区域最高军政长官的延州知州郭劝却狐疑不敢接受。李士彬看到上司态度消极,也改变了主意,他为了私吞贵重的宝货,竟背信弃义地否认了与对方的协议。郭劝随即传令沿边守军不许擅自接受西夏降人,又向朝廷上奏反映了处理意见。于是,天子降诏陕北各地,如遇到赵山遇手下的人,当即令其返回,以免影响边境安宁。接到诏书后,郭劝便要遣返来人。此时,赵山遇告诉这位朝廷知州,自己出降前曾遭到许多亲属的反对,母亲为了不至于拖累他,竟让儿子烧死了自己,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能返回。但是,郭劝等人惧怕生事,又不愿相信元昊会撕毁数十年的议和条款,所以冷酷地拒绝了降人的恳求,最终还是派军队将他们押送出境。当赵山遇及家人被递解到西夏境内后,元昊率骑兵赶来,一阵乱箭将出逃者射杀。

正所谓“天无二日,地无二主”。以往藩臣骚扰边疆,甚至于烧杀抢掠,朝廷尚能容忍,以宽厚的态度对待这些不知礼义的戎狄,而其一一旦自命天子,便是对本朝权威的对抗,自然就无法再宽恕下去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,朝廷与西夏的政治冲突既然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,剩下的解决办法惟有一条,就是诉诸武力。

宋廷得到元昊称帝的确切消息后,立即做出了强硬的表示:首先,任命三司使夏竦知永兴军(今陕西西安市)兼永兴军路都部署,吏部侍郎范延州知州兼鄜延路都部署及鄜延、环庆路经略安抚使,同时授予夏、范两位文臣节度使头衔,令他们二人分别负责陕西地区的防务;其次,向陕西和河东地区下诏,断绝沿边与党项的边境贸易;再其次,向各地诏告搜捕西夏间谍,



有捕获一人者赏钱十万；最后，授于吐蕃大首领唃廝罗节度使官衔，赏赐财物，以动员其对元昊用兵。

第二年六月，宋仁宗再向天下传诏张榜，宣布削除元昊一切官爵，并招募人刺杀元昊，如有人能献其首级者，即授以定难军节度使之位，西夏境内各族首领有能归顺者，也予以推恩奖赏。看到这一诏书的文字内容，不知葬送了赵山遇举族性命的官员作何感想。

就在元昊公开反宋之前，刘平已从河北调往西北，出任环庆路副都部署。当年年底，朝廷因备战需要，又改任他为鄜延路副都部署，兼鄜延、环庆路安抚副使，加衔由防御使提升为正五品的观察使，驻守延州（今陕西延安市）至庆州（今甘肃庆阳市）一线。翌年，再兼任管勾泾原路兵马，管军头衔升为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，加衔则提升为静江军节度观察留后。这还要说，步军副都指挥使是三衙中的侍卫步军司的副统帅，北宋历史上从未有过文官出身者担任此职，惟有刘平一人而已；而节度观察留后则仅次于节度使，属正四品，通常加授高级将官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刘平一人身兼鄜延、环庆、泾原三路将职，是朝廷御夏四路防区最有实权的武将。就此而言，刘平的确成为当世转换武职的儒将中地位最显赫者，前后与其有类似经历的人还没有一位获此殊荣，包括同时代战绩超过他的良将张亢其人。

在此期间，刘平根据多年的带兵经验，针对敌我态势数次提出了攻防对策，《宋史》本传保留了其中的一段文字，大致如下：

党项割据以来，虽曾称藩臣，但占据疆土，坐拥蕃汉民户，蓄甲治兵，窥视内地，朝廷不得不在鄜延、环庆、泾原、秦陇四路严加防备。

如今元昊在位，政刑惨酷，众叛亲离，又与西面土蕃唃廝罗部结怨，此乃天亡之机。臣闻寇不可轻，敌不可纵。一旦党项西与唃廝罗结盟，北与契丹联合，则何以应对？

现元昊势力未强，若乘此集中四路兵马，加上蕃汉弓箭手，可得精兵二十万，三倍于敌，分兵两道，不出一月，可收复横山（即今天陕北的横山山脉，原名白于山，位于今陕西定边、靖边

以南，吴旗、志丹、安塞、子长以北）高地。再遣使招抚唃廝罗部，以压迫元昊。然后从河东北部渡河西进，分化其控制的其他部族，削弱其实力。最后以大军出征，元昊只能逃窜为穷寇，何能为患！

另外，西夏境地不产五谷，每岁粮秣，取自于洪、宥州（今陕西定边、靖边之间）。而当地羌人骁勇善战，党项恃此以壮声势。我若取得此处，可以横山为界，依高据险，下瞰沙漠，屯兵镇守，拥有天险。

但他的建议却未见回音，大概违背了本朝太宗以来奉行的用兵原则，即宁肯分兵把守，也不愿集中军力，其宗旨是防范将帅擅权。

刘平虽说是本朝科举文臣出身的大将，且地位颇高，但依当时惯例，只能出任文官主帅的副手，这就是宋仁宗朝“以文驭武”治军原则的产物。他自转为武官身份后，便不能真正独当一面，所以无论是在陕西还是河北，总是只能做副都部署的原因所在。当日他的顶头上司是刚从内地调来的文臣范雍，他的行动必须服从哪怕是没有沙场经验的书生调遣。对此，刘平即使不服，也无可奈何。

说起来，用兵作战原本属于军事将领的专责，武将的角色要求其精于兵略，勇于拼杀，正如同文臣既要通晓文翰，又要擅长行政管理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文武官员角色分工有别，而这种分工又不能彼此混淆。自古以来，还少见依靠毫无战场经验与军事头脑的文官取得战场的胜利。战国时代，赵国书生赵括凭着“纸上谈兵”的感觉，葬送了四十万大军的教训，即是明证。然而在宋朝就是设计出这样的规矩。一切仿佛命中注定，刘平就要栽在这身武官的外衣上了。

话又回到开头的三川口之战。康定元年正月初，元昊遣人向延州知州范雍伪降，素无军事经验的范雍竟轻易相信了对方，他一方面立即向朝廷汇报此事，另一方面便放松了警惕。元昊利用范雍大意之际，亲率十万大军从土门（在今陕西安塞县西北70公里与靖边县交界之处）一路南下，声言进攻延州西北的保安军，却突然袭击并攻陷延州城北面的要塞金明寨，俘虏守将李士



彬。这位曾私吞党项降将宝货的李士彬,原是当地部族豪酋,人称“铁壁相公”,手下部众甚多,被朝廷委任为金明寨都巡检使,负责守卫延州北面的要塞。

元昊攻破金明寨后,随之兵临延州城下。事发过于突然,因为在西夏军南下之初,范雍命令驻守庆州的刘平与驻扎保安军的石元孙率军急赴土门阻击。眼见党项大军突然袭来,延州城面临危险,范雍惊惧之下又火速派人将刘平、石元孙从前线召回。刘平等无法自主用兵,只能服从命令返回。当他们冒雪昼夜跋涉,于正月二十二日抵达三川口时,便与西夏主力相遇。从有关记载来看,元昊用兵大胆精妙,常常采取围点打援的灵活战术。这一次,刘平率领的万余步骑便正中埋伏。

面对强敌,刘平倒是胆气不减当年,依旧敢打敢拼,他指挥军队在河边以僵月阵迎战,屡次打退对方进攻,杀伤党项军数千人。但宋军到底是实力有限,招架不住骑兵连续围攻和密集的弓箭射击,亲自督战的刘平左耳、右颈都被流矢击中。激战两日后,位于后阵的监军宦官黄德和,竟率领部下千余人临阵逃脱,导致军心和阵营溃散。第三日清晨,元昊举鞭指挥大批骑兵四面合击,遂全歼宋军残部,并俘获刘平与石元孙。

三川口之役是宋朝对夏交战后的第一次惨败,损兵过万,又连失两员大将。消息传到开封后,朝堂上一片歔歔之声。以后该惩治的惩治了,该抚恤的也抚恤了,但天朝上国为何败于一撮西戎之手,却是朝野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。

从传世宋夏两支支离破碎的文献记载中,后世大致还是能理出个头绪。细究宋军败绩的原因,固然是实力对比悬殊,西夏军不仅兵力占据优势,其战斗力也十分惊人。当年元昊蓄谋反宋,故昼夜打造兵器、训练士卒,组建了一支重装甲骑兵,号“铁鹞子”,行动迅捷,冲锋陷阵,无坚不摧;元昊又是一代枭雄,用兵既大胆又老辣,善于集中力量在运动战中歼灭对手。反观宋朝,虽总兵力超过对方,但在漫长的防线上分兵固守,造成兵力分散,难敌相对集中的优势夏军;全面防御,使得主动权操于元昊之手,致使处处被动挨打;骑兵数量有限,军队缺乏快速反

应和机动性。还要提到的是,此次战役暴露出书生文臣指挥的失误。素昧兵略又无战场经验的范雍指挥无方,临阵便乱了方寸,先是派兵主动远程阻击,接着又撤回防守,全无缜密应对之策,最终将万余部下糊里糊涂送上了死路。

三川口之战后,范雍从吏部侍郎左迁户部侍郎,失去节度使头衔,被调往内地州郡任职,这只能算是对其失职的薄惩,因为主政大臣们也无法在既定的框架下追究其责。

四

刘平和石元孙家人在蒙受无比伤痛之后,因朝廷的抚慰、赠典,也就渐趋平和。两家虽身世背景不同,但子弟们倒是因祸得福,在仕途上更进一步。

先说石家的情况。这位石元孙原就身世非同一般,他乃是本朝开国第一元勋石守信的孙子,当年若非负责开封城防的石守信积极配合,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也不会顺利“黄袍加身”。因此,本朝创建后石家满门富贵,石守信之子石保吉还做了宋太祖的驸马,官居节度使。真正是一人功成,全家享福。

石元孙年纪不大便因祖父缘故荫补入仕,一出道就是从八品的东头供奉官。到三川口战前,已官居殿前都虞候、鄜延路副都部署,加观察使衔。这次献身疆场,又为家人带来荫福。当朝廷得知他战死后,即追赠其定难军节度使和隆高的太傅名号,并录用其子孙七人为官。

再看刘家的情形,更是不同一般。刘平之弟刘兼济,早年因兄长让位,获得荫补机会,做了低级武官。刘平出事前,他的官衔才是正九品的左侍禁,差遣为前线的笼竿城(位于今宁夏隆德县)守将。因朝廷抚恤乃兄缘故,特授正八品的内殿崇班,升任原州(今甘肃镇原县)知州。临行前,宋仁宗召见并勉励他说:国忧未除,家仇未报,卿不可不尽力啊!他日后历泾原路钤辖、雄州知州兼河北缘边安抚副使等,官至正六品的西上閤门使,加刺史衔,这都是后话。

除刘兼济外,刘平的其余十五位子弟也都得到官职照顾,真是皇恩浩荡。其中刘平的长子从



文,次子刘贻孙荫补从武,以后也官居西上閤门使,其余五个儿子皆荫补武职,后来大致做了下级至中级武官。

命运有时就是会摆弄人,将本已圆满的结局撕破。庆历四年(1045),元昊向天子称臣,签订“庆历和议”,朝廷大松了一口气。次年五月,朝廷却突然收到西夏的报告,说要将石元孙送回。当年褒奖过的忠臣烈士竟然活着,也就是苟活做了俘虏,这真是令君臣大失颜面,以后还如何向国人提倡“杀身成仁”。朝臣们义愤填膺,不少人要求将其斩于边界,以洗国耻。最后还是首相贾昌朝清醒豁达,劝解天子宽恕了事。好在本朝天子历来宽厚待臣,少有杀戮,秦朝动辄荼毒臣僚、汉代灭绝李陵九族之类的事,一直是作反面教材宣讲。当然,人可以不杀,但赠予的所有官爵都要追回,再将本人押送到偏僻的全州(今属广西)监管起来,并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。正因为如此,这位降将的子孙无法显于官场。

石元孙此时已到垂暮之年,在全州被软禁了一段时间,因范仲淹等人的同情,才内迁到许州(今河南许昌市)居住,但仍受到监管。他最终在郁闷无奈中死去。

石元孙的回归,还带来了另一个坏消息,刘平不仅也活着,而且在西夏这五年间还娶妻生子,真正是令人难以忍受。不过该忍还得忍,毕竟刘平没有踏入国门,党项官方也没有正式通报此事,大概知情的人也没有几位。为了本朝的脸面,只能佯装不知,将此信息视作传闻甚至谣言,严密封锁起来,石元孙被监管至死,可能也与此有关。因此,刘平及其家人获得的好处没有丢失。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知情者的衰亡,此事也逐渐湮灭,至今仍留给史家太多空白。

看起来,刘平究竟是文臣出身,知书达理,特别是从古今史书中了然历代降臣的下场,所以绝对不返回故土,纵使乡愁折磨难耐,也隐忍不发,否则不仅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,而且家族也要蒙羞受累,更不用说还要让家人丧失多少利益。两厢相较,便分出了高下,贵胄出身的武人石元孙就明显看不懂这些,放不下身段,竟执拗地要求回来,其下场凄惨实属咎由自取。

刘平在兴庆府如何度过余生,又死于何年,

已无人知晓。可以肯定的是,他的尸骨埋在了今天银川的沙土之下。至于这位老将娶戎女后还生有孩子的事,也许真的是谣言,因为他被俘时年已六十七岁,显然过了生育年龄。

身处贺兰山下,遥望几千里外家乡的热土、京城的宫阙和那些熟悉的面孔,再回想从文换武以来走过的路,尤其是凛冽风雪中三川口那场恶仗,诗书将军刘平必定心潮起伏,难以平抑,又恍若隔世。

刘平也不必过于惆怅,因为多年后朝中仍有人念及他的声名,并因此关照其后嗣。在二十多年后的宋英宗朝,宰相韩琦还曾向皇帝称许儒将刘平的御边之策。他的幼子刘季孙,虽不过属于中级武将,却因其身世颇得士人同情。张耒便有“君家将军本缝掖,叱咤西摧贺兰石。一时成败何足论,要使英名垂竹帛”的诗句相赠。到五十年后的宋哲宗朝,做过天子老师的苏轼也曾向朝廷举荐他,理由是:刘季孙练达武经,研习边政,是因出自家学;而奋不顾身,临难守节,应当不减乃父。

阅刘平其人其事,不免使人思绪万千,而观其结局,则令人感慨叹息。作为一度声名不菲的儒将,他并未在疆场上展示出足够的才能,从而建立赫赫战功,似乎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,若非最终三川口之役的结局,大概不会引起其生前死后更多人的关注。其实,从刘平的经历来看,其能力显然不成问题,完全有可能取得不俗业绩,但最终却武功不兴,酿成悲剧。但他终究没有获得过足够的用兵空间,倒是无法否认的事实。正是:“笛里谁知壮士心,沙头空照征人骨。”(陆游《关山月》)要说刘平命运不济的话,实在与当世复杂错乱的体制设计及时代氛围脱不了干系。

